第一章　瑞雪丰年喜梦天降贵子
三岁诗书众人皆称奇才

邢侗出生济南府临邑县。

古老的黄河故道，九曲十八弯地从西往东串绕临邑境内，在县城东北二十华里的古河南岸，有一个普通村庄，历史记载唐朝明君李世民征辽时曾在此筑堤住宿而建村。明朝燕王扫北时又露宿过此地，并在此地收纪纲、肃穆为帐下亲兵。通过纪纲、肃穆了解到宿安人都是李世民随从，妃子后裔，倍增好感，一路斩尽杀绝，独在宿安没动一刀一枪，在此住宿又平安无事，燕王很高兴，临走时为留念命名宿安。

明嘉靖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，在这块两代皇帝住宿过的风水宝地，干旱了一冬，空中浓云一片片沉重而缓慢地移动，一阵阵寒风在大地上横扫，不多时大雪从天上到地上连成一片，棉絮似的雪花铺天盖地落在广阔的平原上，大雪盖满了田埂，道路，染白了房顶，树木，白茫茫的宿安，一簇簇的树丛中挂满了雪花，一片片花朵似的雪花打着旋儿在宿安镇上空飘舞。在宿安镇西南角，有一座建筑宏伟的四合院，院里刚刚种的一棵皂角树，在雪花装饰下像是盛开的百花。四梁八柱的正房里，几只明亮的蜡烛照得满屋里通亮，主人邢如约坐在布满蓝色的火盆旁，一边吸烟一边品尝刚买来的龙井茶，心情格外喜悦。里间屋里不时传出一阵阵女人的呻吟声。邢如约听着女人的呻吟，回忆着适才的梦，梦中风雨交加，电闪雷鸣，空中一束火光照得如同白昼，天上麒

麟从空而降，在空中七拐八弯来到邢如约的院子，一声巨响从窗子窜入屋中，如约大惊。女人把他叫醒了，原来要临产了。邢如约转惊为喜，人们传说麒麟送子，这不是托梦要生孩子吗？多么吉利的巧合！历史传说，凡生贵子往往提前托梦让人知道，如约多么盼望生个儿子啊。原配赵氏留下一个女儿病故了，又续了当今德平人万氏。万氏端庄秀丽，宁静沉稳，胸怀大度，深邃的眼睛中透露出聪慧，善诗文丹青，言行举止一派大家闺秀气质。来到邢家与如约朝夕相处，谈文论诗，情投意合，美中不足至今没有个儿子，为求子如约的父亲邢溥烧香叩头，邢如约也赈济善食，行善拜佛。这次临产托梦是吉祥的预兆，如约充满希望，他往火盆里添了几块炭柴，蓝色火苗满盆四溢，烧得屋里暖烘烘的。

内屋门帘一闪,接生婆刘氏走进来说:“快,快烧一大锅热水，准备好大盆，妇人要临盆了。”邢如约安排好仆人烧水送水，听着室内的动静又转入沉思：人称我邢佛，皇上也为此下诏敕我“佛”字，老天不可让我如约无儿子。他又想到做梦，火光增光发亮，麒麟送子，是生儿子的吉兆。他慌忙查书寻典，如果是儿子就取“侗”字，侗，童、统的谐音。哇，哇……里屋传出婴儿啼哭声。刘氏高兴掀开门帘说:“恭喜,恭喜生了个儿子。”如约如愿以偿，高兴的心要跳出来了。儿子，儿子，终于盼来了！他几步跨进屋里，左看右看宝贝儿子，从头看到脚，从脸看到眼，尽管刚生下的儿子形象模糊，他看得还是入木三分，对突然降临人间的这个儿子充满无限深情。哇，哇……新生儿浑身颤动，又是一阵大哭。邢如约听起来，却似如痴如醉的歌曲。这个有福的孩子，迎着飘扬的瑞雪，带着活泼的性灵，来到了几代书香门第人称邢佛的家。

儿子降临，使邢如约一家都沉浸在兴奋的喜悦中，唯有不知一家喜悦心情的儿子，发出一阵阵哇哇的哭声。

东边的天空升起一片霞光，和煦的阳光透过窗子照进屋里，

照在炕沿上，照在婴儿盖的被子上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三天后，八人抬的蓝呢大轿，落在邢如约的门前，邢如约的岳母，万氏的母亲听说添了个外甥高兴的早早就来了， 捎来大包小包人参、燕窝、鸡蛋、红塘还有闻名海内的德平小米……这一样一样的东西没等如约家人般完，她就迫不及待地下轿了，在丫环的扶持下走进了万氏的屋子，抱起小外甥，前前后后满身看个遍，又问女儿：“身子可好？”万氏见母亲和外甥亲切样子，抿嘴一笑：“女儿身子很好。”够用吧。”倒够用，就是成天蹬蹬的闲不住，吃饱了连哭带踢的没有完。”母亲说：“孩子哭就是成年人干活，连哭带挣扎的才能伸筋动骨，长身体呢！”母女俩说着，女仆人已送上香喷喷的龙井茶，万氏母亲这才放下孩子，接过茶后坐在八仙桌的靠山椅上，望着站在一旁的邢如约说：“这是邢家积德行善的报应，明天我到朱家河北岸肖营娘娘庙去烧烧香，给外甥多多许愿。给孩子起个名子吧。”孩子没出生前邢如约就查找书典起好了名字了，他当时有个想法，要是闺女就由孩子姥姥起个名字好了，要是个儿子，就取侗字，因侗字与童、统谐音，可总括为子继父业，儿子才是大家庭的顶梁柱。于是，他回答万氏：“母亲，孩儿想取名邢侗。”

万氏是有文化的人，略一沉思说：“取‘侗’字不错，儿子是邢家门的玉柱，继承邢家的家业，是个吉利的名字。字呢？”看了看邢如约，见邢如约沉思，她建议道：“是不是取个‘愿’字，邢子愿。”邢如约对于取字，还没细致思想过，对岳母取字，觉得不错：“好，邢子愿，乐意继承长辈的意愿嘛。”万氏满意地看了看心上女婿。这个女婿也真聪明，很快反映出字的寓意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个外甥可是个宝贝啊。说：“好，小名邢侗，姓连着名，字子愿，父对子的期望，达到父满意，子原愿意了。”哇——哇—— ，邢侗又浑身颤动，伸胳膊蹬脚的哭起来，好像听懂了父

亲和姥姥说的话，满意地浑身跳跃着……

这个宝贝从娘肚子里就带来了特殊的天才，两岁时还不会说话，问他什么他就能指出来，像是生下来就懂事一样。最惹邢如约惊奇的是，如约给他泡了一碗蜜水，邢侗喝完了，因还不会说话就跑到如约面前哭，如约不知为啥，急得不知所措，邢侗哭闹一阵，见家人只是逗劝，骤然停哭拿来喝蜜水的空碗送给如约，邢如约这才恍然大悟，忙给他倒了碗蜜水，邢侗喝了又笑嘻嘻的不哭了，喜得如约把邢侗抱起来："吾儿真聪颖啊！"儿子会说话后，如约就教他背唐诗，邢侗像学话一样又是令人出奇，教了他几遍就背诵，三岁就能背唐诗几十首了。邢如约是大家望族，来来往往的人不断，不管是生人、熟人，问他什么答什么，不知就不知，知道的就一字一句的说清楚，来往客人欢喜说："从三岁看到老，邢侗在家里是顶梁柱子，大了在朝也是栋梁人才。"后来实践证明果然如此。

自邢侗来到这个家，给家庭每个成员都带来了欢乐，有空都愿和邢侗逗着玩。邢侗人小鬼大，什么话都有他的看法，就是幼稚话也天真地说，常常逗得一家人哈哈大笑。邢侗四岁时得了水痘，连续十多天昏迷不醒，这个家像下了霜一样，一家人愁眉不展。邢如约连续几天睡不着觉，他认为儿子太聪明，怕太聪明的孩子不长寿，想着法子给儿子治病。最焦急的是邢侗的母亲万氏，更是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到这庙烧纸那庙还愿，回来时时守在儿子身边。邢侗父母把法使尽了，邢侗病不但不见好，而且生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。邢如约是医生，对远近名医都知道，他打发家人，把海内名医请来十多个，让名医会诊，但仍不见好转。万氏伤心落泪，反反复复自言自语，宁让我病换出儿子，甘心情愿。邢侗姑姑怕万氏哭坏身子，成天轮流和万氏守着邢侗，熬的两眼浮肿。看着邢侗吃不下饭，邢如约虽然个人心如刀绞，还劝万氏

和妹子：“注意身体啊，没有治不好的病，要疼孩子先养好咱的身体，咱都伤心病了，谁给孩子请医生呢？”虽劝他们，自己已象变了一个人一样瘦多了。一个祥和欢乐的家庭，让邢侗闹的全家六神不安。邢如约想起了泰山里一位老医生，常年在山上采药看病，是个很有名的怪医生，就打发家人把他请来，这位医生已七十多岁，满头白发，胡子一尺多长，一看就知是不凡之人。他来到后给邢侗把了脉，眉头微微一皱，把邢如约、万氏叫到内间单独说：“这孩子病已不轻了，怕难有回天之力。”万氏一听泪一片片流在脸上，邢如约顾不得伤心，说：“先生，还有没有法呢？”这位医生沉思了一阵说：“只有一法，需要说明这药毒性很大，有可能吃上药就好。但吃这药好不了，生命就难保。这些年来，这付药一共用了六次，四好两伤，这个要你俩人拿定注意，好了是我应尽的医责，不好请不要埋怨。”邢如约是医生，知儿病情，不治难以活下去，治还有最后一线希望，他便和万氏协商。万氏是大家之女，出名的明白人，她说：“俺已无主意，你拿定吧，好坏都由命定。”邢如约沉思好一阵子说：“先生，你是诚心救这孩子，有什么法使什么法吧。”老中医开了一付药草，叫家人到泰山取药。把药取来后，老中医亲自熬药，亲自让邢侗喝上。说：“都好好休息一夜，今夜孩子只是昏迷，明天一早见分晓。”闹腾这些天，一家人在老医生安排下，算睡了一个好觉。天还不亮，一家子都醒了，看着邢侗还在昏迷中，一家人都不作声，心里却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。抽袋烟的功夫，邢侗混身动了动，这下子牵动了一家人的心，看着邢侗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全家人喜出望外。邢侗竟奇迹般地好了。邢侗得了这场大病，身体象泄了元气一样，身子弱了很多，尽管从生活上想着法儿照料，可这场病使他的体格一直难以复原，身子一直很瘦。五岁这年又得了痢疾，因身子弱又是久治不愈，连续拉痢疾使他面黄肌瘦，头都抬不起来了，整天躺

在软绵绵的坑上昏睡，一家人又是提心吊胆。万氏妇人和她大妹，昼夜轮番守在邢侗身边喂汤喂药想尽了办法就是治不住。邢如约从医书上查到一种草药，能治这种病，但走遍药店，没有这种药。他打听到崂山石头缝中有这种草药，邢如约骑着毛驴来到崂山，在崂山寻了三天三夜也没找到，没法他来到崂山顶峰，对天长叹，心想吾儿为什么得病就这么厉害无法治啊。这时走过一个道人，问形如约：“何事这么愁眉不展？”邢如约说明情况。这人一笑：“这种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你坐的这块石头缝里就有，不过在很深处不易取出。”邢如约喜出望外，花钱雇了当地人把这种草药取出来。又带回一桶崂山水，用崂山水熬，这种药效果更佳。邢侗喝了这种药，才又一次挽救了他的生命。

邢侗幼年得过这两场大病，身体免疫力大大增强，身体渐渐强壮起来。六岁读书，识字过目不忘；七岁写的毛笔字，龙飞凤舞，剑拔弩张；十四岁读遍了家中所有藏书，并精读孔孟，四书五经，精通朱程学，临写赵子昂、王宠的字几乎乱真。济南府的督学邹安稿见到邢侗字说：“邢侗将来会以书法闻名天下。”十七岁时邹安稿将邢侗招入济南泺源书院读书，在泺源书院，邢侗年年考第一名，十八岁考取拔贡，应诏进京太学院学习。在太学院，虽人才济济，聚集着海内外出名的才子，但在这些知识精英中，邢侗又是头儿名，当年在京考取京闱举人。从此邢侗更刻苦努力，不管寒冬腊月，酷暑炎夏，都是闻鸡起舞，挑灯执墨。万历二年甲戌，他二十四岁，考中进士。

第二章　邢侗夸官拦冯保危在旦夕
宦官施威想明律改道回避

公元 1574 年，万历二年，邢侗考中进士，胸披红花，骑着枣红马，在京城的大街上骑马夸官。

这是暮春的一天，阳光灿烂，春风拂面，京城的大街宽敞笔直，沿街亭店房舍栉比鳞次，道旁小铺里，金箸玉碗，阗碧玉瓶，琳琅满目；路边绿树郁郁葱葱，簇簇鲜花争艳怒放，五颜六色的蝴蝶展翅飞舞在花树之间；姿色婀娜的蜻蜓，成群结队漫舞在空中。满街围观的人群，个个仰着笑脸，来来往往的小轿，在夸官面前躲道而行……

邢侗从辟野乡村临邑，进入繁华的京城，受到京城人的喝彩、赞叹，感到似梦非梦。联想到上次进京赶考，住在狭窄的客栈，考后落榜的失落，心情是那样茫然，处处感到陌生。世间的事竟是这么变化多端，人间的努力竟是这么无穷，经过三年奋争，他终于步入理想的境地。

这是三年来执灯泼墨第二次进京赶考。二十一岁那年，第一次进京赶考，与叔兄弟邢道遵一齐来京，没想到与宦官冯保的亲戚张京考分齐名，因万历皇帝年幼，朝中大权由冯保专控，刑侗在张京面前败北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回到故里，满腹屈怨向家父倾诉，家父面对儿子赶考落榜，纵观当朝的形势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曲折炼人生，怨屈磨意志，只要败中不气馁，立志不折不挠，就能滴水穿石，钢棒磨针，成为佼佼者，不愁中进入仕。”邢

侗牢记家父的教诲，很快调整思路立下恒心潜心攻读。又是三年的寒窗苦读，终不负父望，在殿试君臣面前艺高胆大，释解程朱理学入木三分，谈孔论孟无人不服，试论判、诏、诰、表运行自如，经史策论，对答如流，引用沈度，王宠、赵子昂千句一字不错。在场的主考官于慎行对邢侗的出奇答论和深奥的见解所折服，满以为他是这次赶考合适的状元人选。谁知冯保的三戚六姑太多，冤家路窄，这次又与冯保的另一亲戚李勋相遇，尽管首辅大臣张居正为邢侗伸义争理，但终因皇帝年幼，冯保老谋深算，邢侗还是没攀上状元的桂冠，满朝文武大臣无不为之惋惜。虽没考中状元，总算中了进士，对这一切邢侗历历在目。在他心中，状元、探花也没有多大分量，只要中进入仕所愿足矣。他深知家父的教悔，攻读赶考不折不挠就能取胜，在仕途上也是如此，只要有毅力，就会有发挥的天地。纵观历史，创一番事业的人，并不是都从状元这一渠道上而来，只要努力，就会在仕途上逐步取胜。他正在思虑万千，仆人戴禄从马前走过来：“老爷，前面有人鸣锣开道。”邢侗从沉思中清醒过来：“什么？让夸官进士躲路，看是什么人？”是。’戴禄跑到前面又退回来“:老爷,是当朝宦官冯保!”邢侗不听则罢，一听说冯保气从胸涌，并不是冯保使他三年前没中进士，也并不是因为冯保他没中状元、探花，是因为大明帝国几代皇帝宦官执政，使朝纲乱纪，走向没落。邢侗父亲是御师，常谈大明帝国宦官专权之事。从英宗起，大权就落入宦官之手，宪宗后孝宗更是宦官专权，朝里的大权由宦官汪直专控，百姓说只有汪太监，不知有天子，入朝作官先给汪直行贿，才能顺当入仕。孝宗后武宗继位，刘瑾专权，朝中重大奏章及办理朝政，不是内阁处理，而是刘瑾一锤定音，当时京城传说有两个皇帝：一个刘皇帝，一个朱皇帝。就是这个刘瑾作恶，致使朝政腐败，变乱峰起，黄河以北数团并举，民不聊生。武宗后孝宗的侄子世宗

嗣位后，在朝四十五年竟二十年没临朝，让严嵩一人把持朝政，有多少忠臣良贤死在严嵩刀下。一个堂堂强盛的明朝，就因宦官作乱，危在旦夕。当今万历登基，又是宦官冯保主持大权。冯保举戚利己，耀武扬威，忠贤良臣不被重用，致使奸臣当道，忠臣受气，百姓难得安宁，朝臣视宦官草木皆兵，见者奔走相告，远远躲避。一个堂堂大明帝国，将要毁在这些宦官手里成何体统？他越想越气，不顾戴禄再三劝阻，勒马昂首当街拦路。

沿街围观的市民，见冯保的大轿，顿时失去欣赏新中进士的雅兴，纷纷后退回避，然而见这个骑马的进士不但不后退，却泰然自若地拦路挡道，又感到惊奇，好心的人都为这个进士捏了一把汗。甭说一个新中的进士，就是当朝的众臣，哪个见了冯保的大轿不赶快回避？连当朝的万历皇帝都惧怕他，众臣面前称他大伴。在冯保手里杀个人和杀鸡一样，他在朝廷众臣面前吐唾沫就是钉，见哪个大臣不顺眼，不管功劳多大，资格多么老，一沉脸就吓得大臣们浑身哆嗦，汗流浃背，惟恐遭灭门之灾。当朝首辅张居正也让他三分，在冯保面前谦称晚辈。这样在朝一跺脚就四角震动的大人物，人们躲都躲不开，拦他的大轿……旁观的人提着心，忐忑不安地望着这个挡路的新进士。

殿试结束后，冯保就憋着一口气。一个野民邢侗虽文才较高，张居正也不能站在这个素不相识毫无关系的平民一边，竟在君臣面前给邢侗伸理争议，和他的亲戚争状元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我的亲戚就是我冯保的面子，要不是掌握批复大权，这次会把面子丢尽了。在冯保的眼里，朝政唯一对手就是张居正，虽然张居正在面上和和气气，但他总觉得有这么个人物在朝里，有些事就不能随心所欲，早有除掉张居正之心，怎奈张居正作事堂堂正正，难抓把柄。何况，张居正威信很高，当朝李太后也很信任他，才使他屡屡不得机会，迟迟难以动手。这次殿试你对我不恭，我对

你不敬，先给他个眼色看。这天听说张居正要走这条大街，他也要走这条大街，迎着张居正的大轿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找他点麻烦，灭灭张居正的威风。他坐上八人抬的大轿，威风凛凛地出了宫殿，一路吹吹打打，鸣锣开道，围大街转了一圈，也没碰到张居正的大轿，反复派人打听，才知张居正知冯保迎面而来已改道回府了。冯保全盘计划落空，满肚盛气没发泄出来感到大失所望，正在打道回府，前面差役来报：“老爷，前面有一进士挡路。”冯保是出来拦张居正的，没拦着张居正，碰到一个进士把他拦住了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顿时青筋暴跳，哪来的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小畜生，敢拦我的大轿，真不知天多么高，地多么厚，老爷在皇帝面前都是说一不二，一个小小的野民刚刚中了进士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正想发怒，又一想莫非是个疯子？历史就有中举喜疯的记载。不行，君子不能和疯人斗，对牛弹琴岂不叫世人耻笑。想到这里气又消了一半，命差役：“过去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个疯子？”冯保根本不相信，在当朝大街上有人会拦他的大轿。差役岂敢怠慢，急步走到邢侗跟前，见邢侗宽额长脸，明目方口，发如云，骑着枣红大马、身披红花，满脸红光好不威风。他身前身后看，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即威严又风度，怕看错了，揉了揉眼，把眼瞪得老大，转着看了一遍，直到完全确定这个人没有病时，才急忙退回向冯保禀报：“老爷，此人不是疯子。”冯保一听，气非小可，正常人敢拦我的大轿，真是破天大荒，也不看看冯保是什么人，这几年在手下杀的人，个人也记不清了，老爷没碰到张居正就闷得发慌，偏偏碰到个这么不知好歹的给老爷开心，也好，把他杀掉开心。正欲下令大开杀戒，从轿帘一看，这个不怕死的进士已来到轿前了。冯保定睛一看，此人宽额长脸，挺胸昂首，不像个凡人。他精通相面学，一看就知不是个好惹的，正考虑在大街广众之下怎么处置，邢侗却在大轿前勒马昂首，声如洪钟：“我是临邑人邢侗，

岂畏人者，我大众面前叫你诸天阉。”

冯保肺都快气炸了，宦官都是自愿割阉入朝作太监的，主要任务在宫中是侍奉帝王，这些人最忌人们说他愿阉这个短处。这个进士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揭短，他从入朝为监，这样的奇耻大辱从没有经历过，气得冯保恨不得抽他的筋、扒他的皮，就是当众吃了他、喝了他，也解不了心头之恨。他随手抽出拂尘准备下令，要一刀一刀地从胳膊到腿的刮了他。

围观的人群见冯保的拂尘甩出轿外，知这个进士已大祸临头，不约发出一阵阵惊惧的“嘘、嘘”声，胆小的人挤出人群纷纷后退，气氛骤然凝固，变得恐怖紧张。邢侗的仆人戴禄见邢侗惹下大祸，生命难保，他不和邢侗解释，拽住缰绳就拨马让路。邢侗立眉横目，一手牵回马缰绳，挺胸骑在马上，泰然自若。冯保的随从见拂尘甩出轿外，知主子要大开杀戒，哗啦一声，个个张弓持剑，严阵以待，只等冯保一声令下，就让邢侗脑袋搬家。

冯保运足力气，正欲下令，忽然想起了太祖皇帝立下的大明律，进士夸官不能与进士当场冲突。这下可难坏了冯保，杀，违犯当朝的大明律；不杀，这个疯进士骂自己诸天阉实在可气，在京城的大街上面对这么多人，怎么下场？杀不是，不杀更不是，进不行，退更不行，人杀错杀对是小事，大明律在朝大臣还没有敢违背的先例。怎么办？冯保两额沁出汗珠，无法处理又躲不开，后悔今天是进士夸官的日子不该出来，本想给张居正个眼色看看，没想到没碰到张居正，让疯进士闹得个人下不了台。上至皇帝，下至大臣，没有一个敢顶撞他的，在朝里他想怎么样，就怎么样，没有难住过，如今叫这个刚中进士的乡村野民给难住了，岂有此理！越是着急越无法，冯保的脸上已沁出一串串的汗珠子，这个专权的宦官在新中进十面前竟一时束手无策了。他咬牙切齿地恨起临邑来了。这个临邑真不是个地方，是一方什么水土啊，专门

生养这样的人啊！当朝葛守礼就是靠近临邑的人，也是这个脾气，处事刚正不阿，正色独立，不论碰到谁，抓住理不放，敢于在君臣大众面前当场指责，也不怕丢脑袋。三国时期那个祢衡，也是靠近临邑的人，更是刚正不阿，竟敢在曹操大宴宾客时，裸体“击鼓骂操”，并当众辱曹是六浊之人。这不葛守礼没退，又来了个这样的邢侗，朝中省得缺了这样的人。临邑人尽些不讲情面的。回想历史，面对现实，临邑人实在是令人畏惧，他后悔今天不该走这条街，没碰到张居正碰到这么个临邑人，自己一个在朝呼风唤雨的大人物，叫一个刚中进士的小人物难住了。面对这个新进士他又想起了曹操对称衡，曹操挟天子在朝专权，控制着大半国土，智勇双全，兵多将勇，在当时就是说什么算什么的风云人物，祢衡在贵宾宴席上骂他是六浊人，和这个在大街骂他诸天阉的人，罪过不是一样吗？但曹操当场很冷静，以静制动，为保住个人争夺江山想当皇帝的野心，佯装不杀仕的宽宏大量，就没有当场杀祢衡。曹操能把这口气往肚子里咽，难道我冯保就不能吃这口气吗？我也暂时让这个疯进士，弄个宽宏大量，遵纪守法，以后日子比江河还长，何必今日。他虽有了改道回府的想法，但又觉得在京城大街众人面前，实在难以放下面子，为不太狼狈，瞬间他考虑还有什么三全齐美的策略……

京城的市民有谁知道当朝大明律，见一个当朝横行霸道的大人物，叫一个刚中进士的小人物给拦住了，感到好奇，一片片的人群像流水一样涌来，他们要目睹一下在明朝建朝以来独有的天下奇闻。人们有邢侗拦轿撑腰，也不忌回避了，围观的人里三层、外三层，看不见的年轻人爬到道边的树杈上，靠近道边的院子里，人们站在屋顶上，大人抱着孩子，老人拄着拐杖，一时大街上人山人海，讥笑声，议论声，沸沸扬扬。这下可急坏了仆人戴禄，他见这种势头以为主人惹下了大祸，定会凶多吉少，反反复复地

劝邢侗：“老爷，你刚中进士，还没有任职何必与当朝手握大权的冯保结怨呢？就是有冤，咱在人以下，也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，冤家易解不易结，咱就是回避，刚中的进士也不丢脸面，省得以后在仕途惹是生非，请老爷三思。”邢侗坦然一笑：“戴禄，我泼墨执灯几年寒窗，二次赶考争进入仕，为的什么？一句话，忠心保朝，在胡作非为的奸臣面前，岂能委曲求全。冯保为朝不分良莠，只认亲戚近人，拉党结私，天长日久，大明帝国会向何处发展？这次怨屈邢侗事小，长期这样认亲不认才，认家不认国，不光是误国误朝的事,而是朝廷的命运能否长久。’邢侗长长叹口气“：戴禄放心，你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我是新中进士，太祖大律规定不能与进士夸官冲突，冯保不傻，他决不会违律闹个反朝的罪名。我和冯保恩恩怨怨已是命里注定，在仕途上与冯保较量争斗已是难脱之事，何不借这天赐良机骂他一顿，灭他威风，看他如何？如果冯不顾大明律杀我邢侗，他就会自取反朝的罪名，遭受全家斩杀。要那样，我邢侗一命换掉了一个奸臣的命，做到了以命保朝，也算死有其所。冯保如改道回避，满朝大臣也会认为冯保不是老虎尾巴摸不得，可鼓起忠臣与冯保斗争的信心，现时要冷静沉着，看他乃何。”

这时的冯保七窍冒火，浑身窜烟，在轿中急得抓耳挠腮，为躲开这场是非，如大地有缝，他会毫不犹豫钻进去溜之乎也。他知道明朝的大律，没有一个大臣敢违背，如不冷静违律斩夸官进士，正好给朝里那些恨自己的人抓住把柄，说冯保违律反朝，得了这个罪名，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，我冯保聪明一世，能办这一时糊涂的事吗？要忍，天大的事也要忍，多大的面子也要丢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才算好汉。曹操能当众不杀祢衡就是好汉。冯保这次不杀邢侗也是好汉。只要有我冯保在，有大权在握，治不了这个进士杀不了这个

小臣才怪来。曹操能当众放祢衡，我冯保就不能三十六计走为上？想到这里冷笑一声，不管他怎样，早晚逃不出我冯保的手掌。拿定主意后，冲差役说：“这是一个疯子。”随即下令改道回府。

邢侗望着冯保的大轿哈哈大笑。随后，人群又爆发出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声。

第三章　入仕途遭阻挠费尽周折
三贤良齐斡旋南宫补缺

三年一次的会试和殿试，是朝里朝外都重视的大事，这是大明王朝选贤举才安邦治国的重要渠道。通过大考，选取一批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之类官职，还有一批进入知县、知府任主要官职。因是大事，朝中的尚书、侍郎等高官们则很关心自己的子女、至亲、门生、同乡的考生，是否考上名次，或早早准备使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。忠诚朝廷的文官武将则盼望从会试中发现一批经国济民的人才，扶朕治国。每到大考，两方面势力都在激烈的明争暗斗，表面看风平浪静，背后里却是一场激烈斗争。

邢侗夸官拦冯保后，在入仕为官上，遭到了很大麻烦。

邢侗这次赶考，主考官正是于慎行，当殿试结束后他感到莫大失望。万历皇帝年幼，朝内大事都由宦官司太监冯保主持，皇后李氏虽聪慧，毕竟是妇道人家，对朝里朝外的大事，一时难以招架。张居正为辅助大臣，虽提出“立贤无亲，唯才是用”的主张，实现起来谈何容易。司太监掌握朝内实权，在朝中营私舞弊，专横跋扈，张居正在他面前还称晚辈，委曲求全地工作。当朝前途一片茫然。替国担忧的于慎行，身为这次大考的主考官，历历在目。凭公而论，邢侗在这次大考中，是名正言顺的状元人选，但他是临邑一个僻野乡村顶着高粱花子出来的平民百姓，无皇亲国戚，又不会投门送情，岂能荣登状元的门坎？人才不用，用庸才，朝内的大考就这么面对君臣营私舞弊，大明帝国往何处发展？

他几次上朝奏本让邢侗入翰林院，每次都被冯保驳回。他分析朝内，皇帝年幼，冯保是太监，又善于哄骗，想秉公处理一件事谈何容易，大考给他带来的只是唉声叹气。冷静下来，觉得不如单独给太后李氏一个奏本，详细述明邢侗的才华，再建议留翰林院。反复考虑后写出奏本，陈述邢侗精通程朱理学，殿试经史对答如流，实乃海内才子，荐举邢侗入翰林院。奏疏上奏后，很快接到圣喻："朕知乃大考中精诚忠心，兢兢业业，诸项议程甚和朕意，独邢侗入翰林院一事，需三思，暂批留缺待用，钦此"。于慎行一看这个圣喻就知出自冯保之手，不觉得大惊。留缺待用，不但不能入翰林院，连个知县也当不上了，这不是婉转地把邢侗推出门外吗？于慎行岂肯接受这个现实。凭心而论，邢侗是大考的佼佼者，不中状元已屈，推出朝外这是无理！忠心保朝的于慎行深知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个人才。苦思一阵，留住邢侗只有一个人能办到，这就是张居正。张居正是首府大臣，总揽朝内一切事物，虽抵不住冯保，但能直接和皇后李氏陈述利害。想到这里，决定去找张居正，让张居正出面协调这件事。

张居正虽是首府大臣，处理朝内的事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他不能得 罪冯保，因冯保掌握着任何人没有的特权，他要婉转地争取冯保同意，公公正正地处理这件事。在朝内这种环境中，这样的角色难度就大了，好多事力不从心。相府手下的幕僚老的老，小的小，新添进的一些下属，多数是冯保一伙的亲近，文的不能提笔，武的不能动枪，办不了事架子不小，都是凭老子来府的。他这次让于慎行任主考官，考虑于慎行忠心耿耿，选拔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安邦治国，安在僚下。但于慎行费力不小，也难扭转乾坤，邢侗就是很好的一例，满朝文武大臣谁不承认他是才子，而冯保的亲戚李勋才华一般，却中头名状元，众臣言不得语不得。为选好幕僚，他为邢侗美言几句，没想惹着冯保，从那冯保就不

是意思，处处找麻烦，几次回府的路上，冯保有意迎面而行，想给他个下不了台，都是他改道回府不了了之。想起来也够烦恼的，这个辅政大臣的权力只是一天到晚处理朝内繁杂事物，用人的权力实际上是冯保一人掌握，他这才体会到给一个年幼的皇帝当辅政大臣是多么不易。皇帝年幼不辩是非，皇后妇道人家，冯保专会给皇帝、皇后拍马屁，叫皇帝、皇后满意。做到这一点，冯保就能拉亲入仕，培养个人势力，即使张居正都看得一清二白，也无能为力。想到这里，他无可奈何叹了口气。于慎行走进来，张居正微微一笑让于慎行坐下。在朝中这些大臣中，张居正唯独和于慎行能谈谈心里话，两人见面发些牢骚，谈谈闷在心里的看法，虽不起什么作用，但能产生一时的轻松感。于慎行见了张居正第一个感觉年年见老，精力疲乏。他说：“也不能光没黑没白的忙，要注意休息，不然身体支撑不住啊。”张居正长叹一声：“皇帝年幼，又这么个大朝，这里无事，那里有事，天天上朝的奏本堆成堆，哪里注意不到就容易出事，朝内又不平静，稍稍不慎就后果难料啊。”于慎行知张居正这个角色，等于一个大臣伺候两个主子，是不容易的，说：“坚持几年，皇帝成年后，就清心了。”张居正只是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现在来有事么？”于慎行说：“这不为大考之事，新中进士邢侗，我上奏疏留朝进翰林……”“这个安排很好。”张居正以为朝里批了，喜形于色：“在殿试我见过这个人，是一个才子，在君臣面前夸了几句，冯保以为和他的亲戚争状元，惹得冯保好不乐意。哈哈……以后把他调到我府来，这人有真才实学，能独当一面。”于慎行见张居正误会了，说：“这个奏本没批下来，是留缺待用。”“噢！”张居正沉思好长时间说：“冯保这人啊，阴险狡诈，听说邢侗夸官时拦住冯保的大轿，冯保吃了个气，在安排入仕上借机报复，这事过不了他这一关就复杂了。”于慎行大惊：“邢侗敢拦冯保的大轿，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，惹恼